世界经典名著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下）

〔俄〕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

罗红　一平　译

学苑音像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第二部 …… 员

第一章 …… 员

第二章 …… 猿圆

第三章 …… 愿员

第四章…… 员源远

第五章…… 员怨源

第六章…… 圆愿苑

第七章…… 圆苑缘

第八章…… 圆愿怨

第九章…… 圆怨怨

第 二 部

第 一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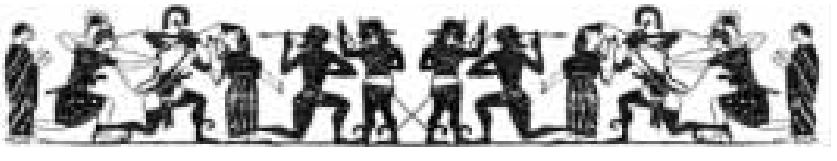
最后一辆装甲车早已在半夜时分拖着破旧的车厢回到了车库。月亮照在车窗子上，光线轻柔，这月光照在床上就像是在床上铺了一块江蓝色的被单。房间里月光照不到的地方变得昏，台灯在墙角那儿的桌子上投下一圈亮光。

丽达把头低着，在一本厚厚的笔记本上写日记。她用那支细细的铅笔写道：

缘月 圆原日

我又想把一些印象写下来，前面又是大段的原因，一个半月来一个字都没写，只好让它画着大段空白了。

怎么挤得出时间来记日记呢？现在已经很晚了，我才能动笔。一点儿都不想睡。谢加尔同志就要到中央委员会去工作了，大家知道后都很舍不得他，他确实是我们的好同志。我们之间的友谊是那么珍贵，这一点现在我才意识到。他这一走，辩证唯物主义学习小组就办不下去了。昨天，我们就在谢加尔那儿检查那些“辅导对象”的学习成绩直到半夜。阿基姆——共青团省委书记来了，那个令人讨厌的登记分配处处长图夫塔也来了。我很讨厌这个人，他是那么自以为是，还以为自己有多博学多才呢！谢加尔非常兴奋，脸上红光焕发，他的学生保尔在党史方面将图夫塔驳倒了，看来这两个月的时间还真没白费。保尔的学习效果那么好，可见以前在他身上下的功夫还是值得的。听说朱赫来就要到军区特



勤处来工作了，可不知道他为什么调动。

谢加尔把他的学生保尔托付给我。

他说：“我起了个头儿，你就坚持下去吧。千万不要中途放弃，丽达，你与保尔都有可以互相学习借鉴的地方。这个小伙子至今还未摆脱他的盲目性，仍是靠着强烈的感情在生活。他往往会因为这些旋风式的感情多走弯路，凭我的了解，我相信你，丽达，可以成为他最合适的指导员，希望你能成功。我到莫斯科之后，你可千万别忘了给我写信。”

团中央新委派的索洛缅卡区委书记扎尔基也来了，他，我在部队里就认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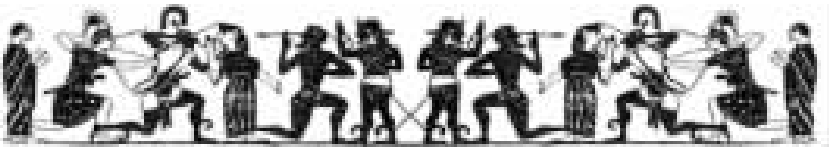
明天杜巴瓦就要带保尔来我这儿学习了。杜巴瓦呢，他是个中等个头，体格强健，肌肉发达的年轻人，他于 [illegible] 年入团，[illegible] 年入党。上次有三个委员因为加入“圆人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共青团省委，杜巴瓦就是其中之一。教杜巴瓦学习是件很麻烦的事儿。每天他都会提一些不着边际的问题来打乱我的计划，他还常常与我的另一个学生奥莉加发生争论。第一次学习的那天晚上，他就不断地打量奥莉加，从头到脚，说：“我的老妈妈，你的军装可不齐整啊！马裤、马刺、布袋衣帽和马刀还缺着呢！你穿得真是不伦不类！”

奥莉加当然也不是省油的灯。我只能充当和事佬。不过杜巴瓦像是保尔的朋友。

困了，那么就写到这里吧，我该去睡觉了。

太阳炙烤得大地昏昏欲睡。在太阳的暴晒下，车站天桥上的铁栏杆变得火烫。人们也被烤得没有精神，无精打采地慢慢地挪上天桥。他们不是游客，而是从铁路工厂区到城里去的工人。

— 圆 —



保尔就站在天桥的最高一级台阶上，他一眼就看见了丽达。比保尔早到的她此刻正抬头看那些从天桥上往下走的人群呢。

保尔走向丽达，但停下了步子，在离她侧面两三步远的地方看着她。丽达丝毫没有发现。保尔带着好奇的眼光，默默地在旁边观察丽达。她穿着条纹衬衫，配蓝布短裙，一件软软的夹克被她随意地搭在肩上。丽达的头发很蓬松，脸蛋黑黑的，微仰着头站在那里，在强烈阳光的照耀下不自觉地眯缝着两眼。这是保尔第一次以这样的目光注视丽达——他的老师与朋友，也是他第一次意识到丽达不仅仅是团省委的委员，而且……不过他在觉察到自己这种“邪念”后，立刻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之中，于是他赶紧与丽达打招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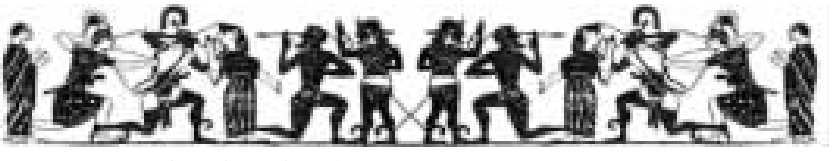
“丽达，我看了你一小时了，可你却没有看到我。我们快走吧，火车都进站了。”

他们两人就向站台的入口处走去。

就在昨天，省委决定让丽达作为省委的代表出席一个县的团代会，而且让保尔陪她一块儿去，以协助她。他们一定得在今天就坐车出发，但这时去有困难。因为车次很少，发车、进车站被一个五人小组节制，他们掌握全权。所有的出入口都被这个小组派出的值勤员把持住了。列车上拥挤不堪，只有十分之一急于坐车的人能够坐车离开，没有人愿意等下一趟，如果运气不好，这一等就要再多耗好几天。于是检票口涌满了旅客，都想挤上绿车厢。车站在这些日子里被人们围了好多层，水泄不通，人们甚至常常为此扭打起来。

尽管保尔和丽达拼命往前挤，他们还是进不了站台。

这里的每一个出入通道保尔都非常熟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他带着丽达穿过行李房，到了站台。他们费尽周折，这才挤到了四号车厢的门口，车门口早已围了一大堆人，只见一个满头大汗的肃反工作人员正在阻拦人群，苦口婆心地规劝：

“我已经跟你们说过了，车厢里早已全满了。车厢之间的连接处和车顶上，按规定是不准站人的。”

人们还是向他拼命挤去，如同疯了一般。他们还边挤边把五人小组发的四号车厢的乘车证伸到鼻子前看了看。人们在每节车厢的门前咒骂、叫喊、挤撞。这使保尔明白，这次如果按常规等的话，他们就压根别想再乘上这趟车了，但是他与丽达又是非上不可，否则团代表会就没法开了。

保尔想出了个计划，把丽达叫到一边，说给她听：让保尔先挤进车厢，然后他再打开车窗，丽达呢，就从窗口被他拉进去，现在只能这么办了。

“你的皮夹克递给我，现在它可比证件有用多了。”

保尔把她的皮夹克穿在身上，又在皮夹克的口袋里装上了手枪，他还有心让手枪的枪柄穗儿露在外面，他将食品旅行袋放在丽达的脚边，就一个人向车厢走去了，他一把推开旅客，毫不客气地伸手抓住了车门的把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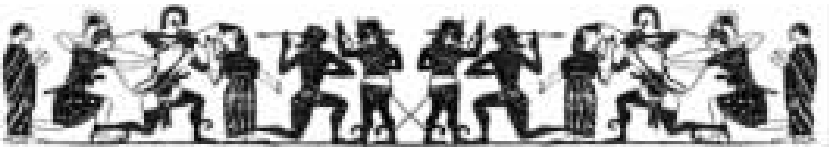
“喂，同志，你想干嘛？”

保尔回过头看了看矮矮壮壮的肃反工作人员。

“我是军区特勤处派来检查上车的人是否持有五人小组发的乘车证的。”保尔用不容置疑的口吻回答他，不容人怀疑他的权力。

工作人员瞥了一眼他的口袋，拿衣袖擦去额上的汗水，只好说：

— 源 —



“好吧，你就挤上去检查吧。”

保尔就这样用手臂撞，用肩膀顶，用拳头打，这才往里头挤了进去。甚至有时，他到了不得已，只能斜空着身子，抓住上层的铺位，踩着别人的肩头过去。他终于在一片骂声中挤到了车厢的中央。

保尔从上往下踩，一下子就踩到一个胖女人的膝盖。他被那胖女人大骂道：“你这个挨千刀的，不知道脚放哪儿了吗？”这个胖女人，至少有七普特重，只得勉强挤靠在下铺的边缘。一只装黄油的铁桶还被她夹在两腿之间。几乎所有的铺位都被这类铁桶、板箱、竹筐塞满了。人们在闷热的车厢里简直要窒息了。

保尔假装没听见胖女人说的脏话，问她：

“这位女公民，请你出示乘车证。”

胖女人瞪了一眼这个突然冒出来的检票员，反问：“什么？”

这时，上铺另一个贼眉鼠目的女人探出头，扯开嗓门就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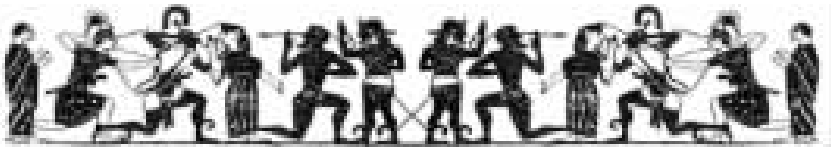
“瓦西卡，这臭小子哪儿来的？让他滚到一边儿去！”

在保尔的头顶上传来瓦西卡的应声，他是个身高体壮，胸脯上全是毛的小伙子，他瞪着保尔，两眼如牛眼一般。

“你盯着人家妇女干什么？查什么票？”

又有八条腿从旁边的铺位上伸了下来。这些腿的主人勾肩搭背地坐在一起，嘴里还吃着葵花籽。很明显，他们是一群常在铁路上贩食的投机商。保尔也顾不上他们了，他首要的任务是把丽达弄进车厢。

“这个箱子是谁的？”他指着车厢边的小板箱，向一个年



纪较大的铁路工人问道。

工人指了指那双穿着褐色长袜的粗腿说：“这个女人的。”

要把窗子打开，就一定要把这个碍手碍脚的小板箱挪开，于是保尔就将小板箱抬了起来，递给那个女人。

“女公民，请你先拿着，我要先开一下窗。”

塌鼻子女人一见保尔把东西搁到她的膝盖上，就立刻开始尖叫：“你怎么能乱动别人的东西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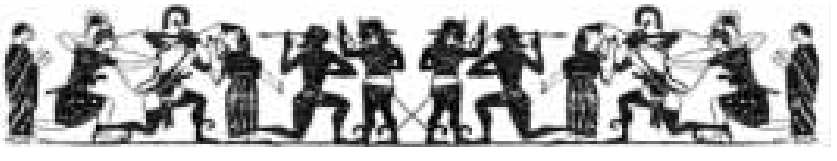
“莫季卡，这个臭小子在胡闹，你看到了吗？”她回转头，对身旁的人说，那个人坐在上铺，但始终不下来，保尔被他穿鞋的脚踢了一下。

“喂，快滚开，你这个混蛋！如果你再不识相，乱闹的话，我就在你身上捅个洞！”

被踢了一脚的保尔没有说话，他打开了车窗，嘴唇紧咬着。

他低声请求那位铁路工人：“同志，请您稍微腾一下地方。”

保尔接着移开了一个不知道是谁的铁桶，终于有了一块小空间，供他站在车窗跟前。这时，正站在车窗外的丽达赶紧将旅行袋递给他，旅行袋被保尔随手搁在那个双腿夹着铁桶的胖女人的膝盖上。保尔再一俯身，把丽达的双手抓住，将她拉进了车厢。这一违章行为被一个值勤的红军战士发现了，但幸好他还没来得及制止，丽达就已经到了车厢里边。那战士只好无奈地骂了一声，走开了。投机商们却在丽达进车厢后骂得越来越厉害，丽达因此感到十分不好意思。她双手抓紧上铺的把手，因为没有下脚的地方，她只能站在下铺



的边沿上。

谩骂声到处都是，尤其是上铺那个粗嗓门骂得最难听：

“这个混蛋，光自己爬进来不算，竟然又拉了个婊子上来！”

上面还有一个不知什么人的尖嗓门在叫嚷。

“莫季卡，把他的鼻梁打断！”

保尔的头险些被那个塌鼻子的女人用小板箱压到。那些投机商们目光中满是敌意，说话也是流里流气的。这时保尔已经后悔了，不该让丽达到这节车厢来，但不论如何，已经走到这一步了，总得先找个地方给她站吧。保尔就对那个叫莫季卡的人说：

“公民，请你把过道上的口袋挪开，让这位同志站一下。”

谁料那个人不但没挪，还骂了一句不堪入耳的下流话，保尔气极了，他感到右眉上像针扎般地生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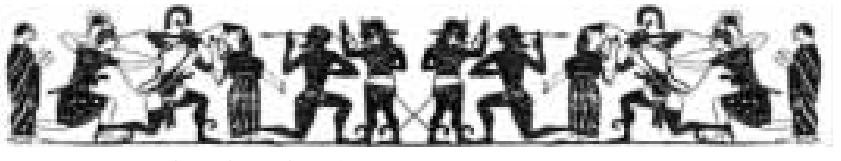
“你等着瞧，我回头来找你算帐，流氓！”保尔满怀怒气地说完这句，脑袋上立刻就又挨了重重的一脚。

“瓦西卡，再打得他厉害些！”旁边的人们怂恿瓦西卡就好像要放恶狗出去咬人一样。

保尔忍无可忍，终于打出手了，又快又狠。

“你们这群流氓，你们到底想干嘛，是想欺侮人吗?!”保尔双手用力一撑，人就如脚蹬弹簧一般，蹿上了中铺，他用拳头猛揍了那个莫季卡的丑脸几下，直打得那混蛋从上铺栽了下来，倒在站在过道里的几个人身上。

“流氓！你们赶快都给我滚下来！否则我就把你们这些狗东西全都给毙了！”保尔严厉地向上铺四个人喝道，他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手枪在四人的鼻子跟前晃动着。

局面就在这时有了三百六十度的大转折。丽达已经准备好了，一旦有人打保尔，她就开枪。上铺马上就被腾出来了，刚才那个贼眉鼠目的女人早已惶恐地蹿到隔壁的铺位上去了。

丽达被保尔安排在刚刚空出来的上铺上，只听见保尔低声嘱咐：

“丽达，你好好等在这儿，我过去找他们算帐。”

“你还要去打架吗？”

保尔被丽达拦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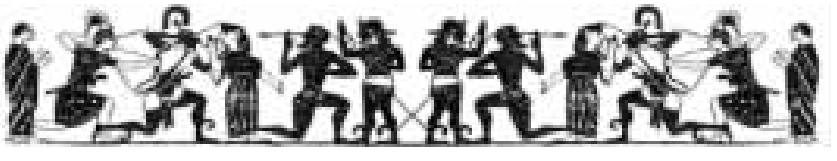
“不会的。我马上就回来。”保尔这么安慰丽达。

保尔又一次打开车窗，跳到站台上，他很快走到了铁路运输肃反委员会，出现在他的老上级布尔迈斯特的办公桌前。保尔对布尔迈斯特说完刚才发生的事及车上混乱的情况，布尔迈斯特下了命令，让四号车厢的全体乘客下车，接受证件检查。

他抱怨道：“我早就说过，每次还没有放旅客进站上车呢，投机商们就早已将车厢坐满了。”

检查组由十名肃反人员组成，他们彻彻底底地将整节车厢清理了一遍。保尔也照往常的惯例，由始至终帮着他们一起检查。虽然他已经离开肃反委员会了，但他却时常与那里的朋友保持联系，更何况在他担任共青团书记这一职务后，还将不少优秀的团员输送到铁路运输肃反委员会去了呢。保尔在检查结束后又回到车厢，找到了丽达。此时的车厢又有了另一班人，他们都是出差的干部和红军战士。

一捆捆报纸堆满了铺位，丽达在保尔给她找的上铺一角



的座位坐了下来。

丽达说：“就这样，我们凑合着坐吧。”

列车开动了。

望向车窗外，就看见那个胖女人坐在一大堆口袋上。她的身形随着列车的行进，向后退去。

远处传来她的喊声：“曼卡，我的油桶到哪儿去了？”

丽达和保尔挤在一个十分拥挤狭小的空间内，他们与邻铺被大捆大捆的报纸隔断了。他们一边兴奋地回想刚才发生的那段不那么令人愉快的插曲，一边吃着面包和苹果，吃得腮帮子一鼓一鼓的。四只眼睛相对而视，两人会意地笑了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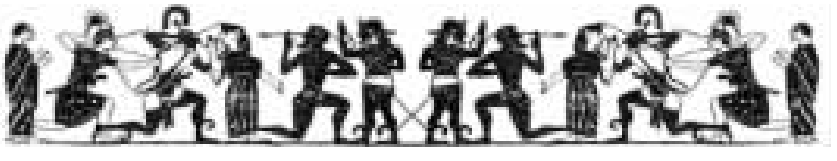
列车在缓缓地行进，车厢因为超载而不停地摇晃，嘎吱嘎吱地作响。尤其是每次当列车行驶到钢轨的接头处时，车厢都会突然地震跳一下。太阳落山了，车厢里也渐渐昏暗起来，终于深深的夜色遮住了开着的窗户。整个车厢便被黑暗笼罩起来。

丽达太累了，以致于她头枕着旅行袋就睡了过去。保尔则垫着两条腿，坐在床铺边上，嘴里抽着烟。他也累极了，但又真的是找不到可以供他躺下来休息的地方。车窗里吹进来一股凉爽的夜风。丽达在车身猛地一震后惊醒了。她看见了保尔吸的烟头的火光，心中想着：“他打算就这样坐到天亮吧，这肯定是因为他怕挤到我，免得我尴尬。”

丽达与他开玩笑说：“保尔同志，请你彻底抛掉资产阶级那套虚伪的礼节，躺下休息一会儿吧。”

保尔这才在她的身边躺下来，他那早已发麻的双腿这时才舒服地伸直了。

— 怒 —



“我们明天还有很多事情要干呢，早些睡吧，你这爱打架的小伙子。”她很自然地搂了搂她的旅伴，丽达的头发在不经意间碰到了保尔的脸，至少他这么觉得。

丽达在保尔的心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为她是他的战友与同志，是他在政治上的开路人，当然她终究是个女性，这是他在车上时才第一次意识到的。因此，他才在丽达的拥抱下心怦怦地乱跳。她的双唇离得是那么近，保尔能明显地感觉到那均匀的呼吸，这一切都激发了他要贴近那嘴唇的欲望。但他终究还是用顽强的意志将这种欲望控制住了。

丽达在黑暗中静静地微笑，他仿佛猜到了保尔的感情。热恋的欢乐与失去爱人的痛苦，她都曾品尝过，她的爱先后奉献给了两位布尔什维克。她的这两个亲人也是被白匪军的子弹相继夺走的：一个是旅长——威风凛凛的军人，一个是有着一双蓝莹莹眼睛的小伙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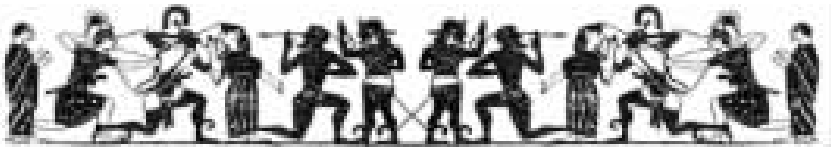
保尔在车轮声的伴奏下很快就睡着了。直到第二天早上，他才被一声汽笛的吼叫给惊醒了。

这段日子以来，丽达都是很晚了才回到自己的房间。她很少打开她的笔记本，偶尔才写几则非常短小的日记。

愿月 愿日

省代表大会结束了。哈尔科夫，阿基姆米哈伊拉和另外一些人都参加了这次的全乌克兰代表大会，这些日常工作都归我负责。杜巴瓦和保尔也都拿到了去团委任职的证件。

自从杜巴瓦担任佩乔拉区的团委书记一职后，他晚上就再也不来学习了，没办法，他工作实在是太忙。保尔倒是一直想要学习。不过有时候我太忙以致抽不出时间，他呢有时也会被派到外地出差。铁路上的情况一天比一天紧张，他们



总是要处于随时动员的状态。扎尔基昨天就来找过我。他对我们调走他那里的人极不满意，他说他现在也非常需要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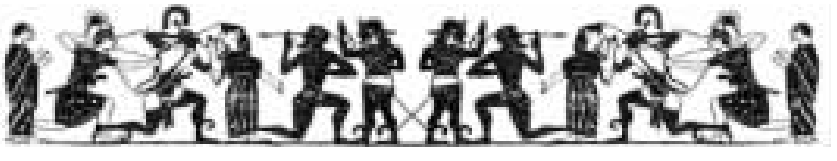
愿月 圆晨日

今天在我经过走廊的时候，我看见潘克拉托夫、保尔和另外一个与我素不相识的人站在行政处的门口。我向他们走过去，听见保尔正在说件不知什么的事："那边的几个人真该吃枪子儿了。他们居然说：'你们根本没有权力插手干预我们的事。在这儿是铁路林木委员会管，不关共青团的事儿。'看他们那神气活现的样子……寄生虫在那儿成堆做了窝……"后面我听到的是一句不堪入耳的脏话。这时，潘克拉托夫见我来了，连忙碰了保尔一下。保尔转过头看见我，脸色发白。他不敢再看我，慌忙溜走了。这一次他肯定会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敢来找我了，因为他知道我怎么都不会原谅说脏话骂人的人。

愿月 圆花日

委员会召开了内部会议，形势正在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我不能现在就将全部情况都写出来，那是不允许的。阿基姆满面愁云地从县里回来了。因为就在昨天，又一辆运粮火车在捷捷列夫附近被弄翻了。如此一来我得放弃写日记了，所以我总是写得断断续续的。今天我等保尔来学习，说起来，我今天见过他了，他与扎尔基等五个人正在筹建一个公社呢。

这天中午，保尔在铁路工厂里接听了一个电话，丽达打电话给他说，因为今天晚上没事，让他去她那儿学习，题目还是上次没有讨论完的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



保尔晚上到了大学环路那幢楼房的门口。他一抬头就看见丽达住的房间的窗户透着灯光，他沿着梯子一路上了楼。他用拳头敲了一下房门，还没有等到里面有应答的声音，就推门走了进去。

丽达那张床，小伙子们一般不敢坐，可这时却躺着一个穿军装的男子。他的手枪、行军背包和红星军帽都放在桌上。坐在他身边的丽达紧紧地拥抱着他，看起来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地交谈着……这时，丽达向保尔转过了身来，她脸上喜洋洋的。

丽达拥抱的军人一见保尔就推开了丽达，站起身来。

“让我来介绍一下吧，”丽达对保尔说，“这位是……”

“我叫达维德·马斯季诺维奇。”还没等丽达介绍，那位军人就大大方方地报上了自己的姓名，他把保尔的手握得紧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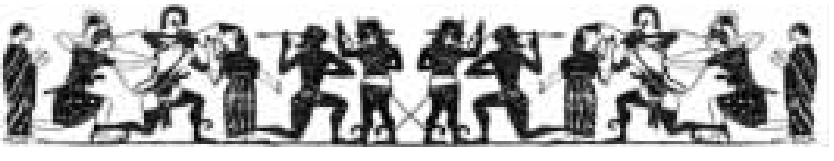
“他是突然到的，就好像从天而降似的。”丽达一边笑一边说。

保尔握手却握得相当冷漠。他眼中闪现出一种莫名其妙的委屈，但那只是极短的一闪而过罢了。再一眼，他看见了达维德衣袖上戴着的四个方形组成的军衔标志。

丽达好像刚想要说什么，保尔就抢在她的话前声明：

“其实我今天是特地来和你说一声的，我等会儿要去码头卸木柴。你就不要等我了……刚好你今天有客人。好了，就这样吧，我马上就得走了。我的伙伴们还在楼底下等我呢。”

保尔就这么突然地进了门，又匆忙地出了门。他急匆匆的脚步声从楼梯上传了下来，楼底下的大门“砰”的一声关



上后，就再也没有任何声响了。

丽达看着达维德眼中疑惑的目光，猜测着说：“他看起来似乎有些不大对劲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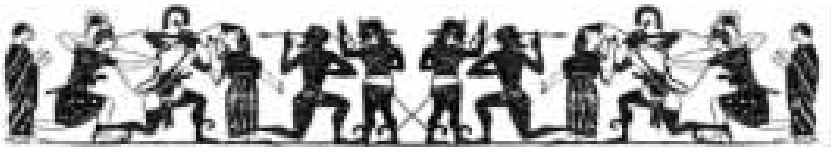
……在天桥的下面，长长的一口气由一台机车吐了出来。从这台机车强劲的胸腔里还喷出了一大团金色的火星，这团火星奇异地向上飞迸，直至在烟雾中消失不见了。

保尔身子斜靠在天桥的栏杆上，眼睛直直地望着道岔上各种信号灯的闪光。他不自觉地将双眼眯缝起来。

“真是莫名其妙！保尔同志，为什么一看到丽达原来有丈夫，你就这么痛苦呢？亲爱的同志，你不是一直以为，你与她之间除了纯洁的友谊外没有任何关系吗，……那……你怎么把这点忘了呢？嗯？”保尔责怪自己，用讥讽的口气，“而且，万一那人根本不是她的丈夫？也许达维德·马斯季诺奇只是她的哥哥，也许是她的叔叔……你这样什么也不问就给……这也实在是太荒唐了。很明显你也与其它男人一样是个小心眼儿。你其实只要问一问她就知道是不是哥哥了嘛！可是如果真的是她的哥哥或叔叔，你又该怎样向她解释自己刚才失礼的地方呢？唉，算了罢，以后你也不要再去见她了。”

保尔的思路至此，被一阵汽笛声打断了。“不要再在这儿瞎想了！”

索洛缅卡是一个铁路工人的住宅区，在这儿有五个人组成了一个小小的公社。他们中有扎尔基，保尔，有头发浅黄、性格开朗的捷克人克拉维切克，有机车库共青团的书记奥库涅夫，还有铁路肃反委员会的阿尔和欣，他前不久还是个修理厂的锅炉工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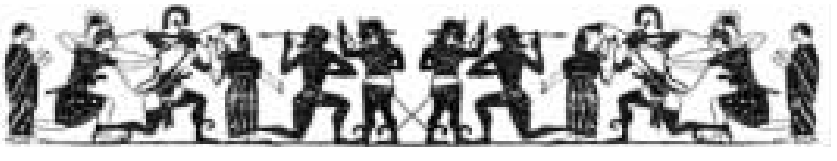
他们先找了一间屋子，连续三天他们都是下了班就去打扫、擦洗、粉刷、油漆。他们整天提着桶跑来跑去，不知情的邻居差点儿要以为是哪儿起火了呢。他们又自己动手搭了张床，床垫是把公园里弄来的好些槭树叶塞进大口袋里制成的。第四天，他们又把彼得罗夫斯基的画像和一幅大地图挂在雪白的墙壁上。这么一来，整个房子看起来焕然一新了。

一堆书放在两个窗户之间的搁板上。方凳呢，是由两只上了硬板纸的木箱做成的，屋子正中摆着一张挺大的台球桌，桌面已经开始脱落。这张白天当桌子用，晚上被克拉维切克当床睡的桌子是他们费了老大的劲儿从公用事务局找回来的。同时，大家也将各自的东西搬了过来。克拉维切克是最会当家理财的。他将全部财产都列入一份清单，一目了然。一开始，他还想把这份清单钉在墙上，最后因遭到大家的一致反对才作罢。屋子里的一切都是集体的财产，不论是谁，拿到工资、口粮，以及偶尔收到的包裹，都一律要平均分配。属个人所有的只有武器。公社成员若违反了取消拥有财产的规定，他就辜负了同志们的信任，就会被开除出社。这是由社员一起决定的，奥库涅夫和克拉维切克还在这之外坚持加了一条：从屋子里驱逐出去。

公社成立后来了好多人，尤其是本区的共青团活动分子。公社的社员向邻家的院子借了一个大茶炊，为给人沏茶用去了他们所有的糖精。大家喝完茶之后，都开始齐声高唱：

泪水流遍了天涯海角，
我们这一生做牛做马，
但那个日子必会到来……

— 完 —



烟厂女工塔莉娅。拉古京娜任指挥。她戴的红头巾微微地偏向一边，眼睛长得像调皮的男孩，这双眼睛现在还没有人能凑近仔仔细细地观察个遍。塔莉娅的笑声非常有感染力。这个只有 岁的糊烟盒的女工青春焕发地看着生活着的世界。大家随着她单手朝上一扬便引吭高歌起来，嘹亮得如同吹响了铜号一般：

我们的歌声响彻四方，

我们的旗帜全球飘扬，

我们的热血在沸腾，

放射出万丈红光。

大家一直到了深夜才散去。欢声笑语，将沉睡的街道唤醒了。

是团区委书记的伊万·扎尔基伸手接的电话。

他向围坐在办公室里高声交谈着的共青团员们大声喊：“小声些，同志们，我现在什么也听不清楚！”

说话的音量低下去了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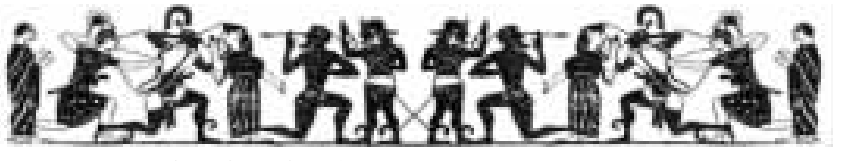
“我正在听呢。哎呀，原来是你啊！对，好，我们这就开会，讨论内容吗，还是那个老问题：到码头上去搬木柴。什么？没有，没有派他出去。他在。要他听电话吗？好。”

扎尔基向保尔挥了挥手：

“马斯季诺维奇同志找你有事。”他边说边把话筒递给了保尔。

“我还以为你不在呢！今天晚上我正好没事，你要不就过来吧，刚巧我哥哥也乘车路过这儿，来看看我。我与他都有两年没见面了。”

原来是哥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